

Technology - Spirituality *

作品概念的出发点是科技与灵性。灵性这个概念在原始社会就是神性——跨物种感知能力，并且默认每个人事物都有的。神性是人与万物对话的媒介。

从万我有灵的年代到如今，神性经历过两次降级，一次在农耕文明，人与自然产生了地域性的隔离，终其一生被限制在一方土地，神话，也逐渐变成一种失去灵性的权力话语体系，如经书、圣道、神像、殿堂等要素。想象力异变为空洞，艺术成为少数人的艺术。第二次降级发生在科学和资本成为新神话，想象力被科学理论限制，自然被交易并预设为没有灵性的抽象之物。人类用物质约丰裕，采回自然交换神灵的假设。技术发现非生命物质互联：以电磁波、光波、引力、量子等为载体的万物感应，使得人类重新获得了部分神性。技术可以植入到所有自然和人工产品之中，并通过提升万物的灵性，来反向激发和提升人类的通灵能力。即利用“物的反身性”来创造神性。

这件作品就是试图建构一个有关万物的新叙事，人可以同动物、植物和无机物对话的接口。让新的虚拟界面，更加符合物性，也更加符合人性。

作品初期我搭建起一个框架（生物的基本反应——表达、交流情绪——神性），目前三个小部分，靠针基电池（电能-光能）连接了光导纤维，光纤穿过玻璃管到反应瓶。瓶中光敏藻类聚集生长（光能-氧气），藻类所产生的氧气输送到一节枯木的内部。麦克风放大好氧细菌的剧烈活动（氧气-声音），类似燃烧的声响仿佛枯木的舞蹈……作品进行到这一步，我会感觉像石头、木材这种无机物的“表达”更有意思，前两部分电-光-氧是基本生存反应，枯木的内部燃烧更接近我的概念。那石头这种静态事物里也有生命活动，磁场、化学反应、细菌……包括静态事物之间的交流，以及交流的方向（反向：比如含着草收缩一次，手掌就握一次）。我希望作品是通过我的转译让别人体会到一些隐秘的感知，感同身受里body不重要，可以说石头、孔雀、雨水、咖啡杯，任何东西。那个“接口”更有意思，因为是经过我转化、去形成的感知。PS：所谓的感同身受只是人类间的，跨物种在技术上肯定没办法实现，不需要是客观的。



问题：

1. 我做到枯木这一步，是从生物基本反应慢慢靠近了“物的表达”，现在总体有点简单？可以做得更混合一点？互相关联层级递进
2. 接着就是（声音-？）还没想好，如果讲到神话和古老智慧仪式，神话具有普适性，社会的源代码，但现在的日常是不可见的，自然的隐喻被拉远了，技术所重新获得自然的神性（山水之灵，雷电情绪，神痕迹的解释）古人挑选自然意象并编入神话体系，现在被矮化为典故，我们会使用却忘了怎么来的，旧寓言和技术语境下的新寓言，这种溯源（把被掩盖的神性用新技术重观）是不是也能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巫术，萨满，不用能力，符号学以下的，使用符号的惯性，隐喻的本质，激活基因的记忆，新技术手段
3. 如果说技术利用“物的反身性”来创造神性，那技术的误识别呢？今天万物灵性的理解手段、感知技术，比起先民的变化，无机物试图传达什么信息（科学输出的数据太无聊，解释权被收拢了）中国有把玩玉石的传统，是相信皮肤与玉石的能量传递，温润的灵性，这种超越物性本身，进入情理的诗意
*托卡尔丘克，神性自然，物体的灵性，第四人称，建构关系，石头-磁场-声音，剧场感

14:56:07 0425 拍摄地

THEORY

Geophysiology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 among living organisms on the Earth

地球生理学

BEIJING ART AND TECHNOLOGY BIENNALE .15.JUNE.2020

[Geophysiology]

是将地球作为一个超级有机体，用生理学方法研究生命与地球其他各圈层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学科。

Ladders, Trees, Complexity, and Other Metaphors • G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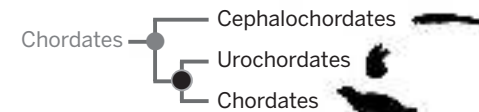


Figure G5.2. Representatives of urochordates: the urochordate sea squirt *Ciona intestinalis* and, below, its relationships to other animals. Photograph by Andreas Hejnol, Sars Centre.

cephalochordates, which share many mor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vertebrates than the tunicates, are actually far more distantly related to vertebrates.¹³ The most parsimonious explanation for this apparently illogical arrangement is that the urochordates have lost the shar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ertebrate group, such as the closed blood vascular system, without leaving any visible remnants.

THEORY

Nobel Lecture by Olga Tokarczuk *The Tender Narrator*

托卡尔丘克神性自然

BEIJING ART AND TECHNOLOGY BIENNALE .15.JUNE.2020

Pierre Huyghe. *Umwelt*,
2018. Installation view,
Pierre Huyghe: Umwelt,
Serpentine Gallery, London



[Bieguni]

人类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未来，甚至连讲述具体当下也没准备好，我们缺乏语言、视角、隐喻、神话和新的寓言。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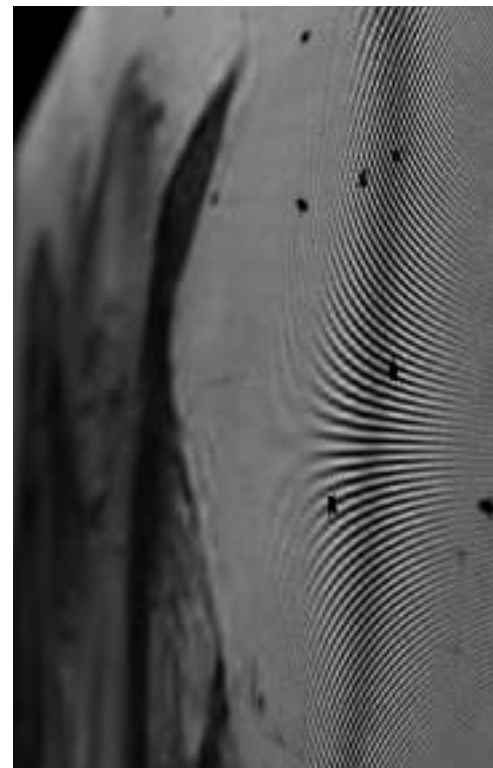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criticism from a post- human perspective

后人类视角下后殖民生态批评

BEIJING ART AND TECHNOLOGY BIENNALE .15.JUNE.2020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criticism]

胡根和蒂芬 (Graham Huggan and Helen Tiffin) 、科亨 (Dean Curtin) 、海瑟
(Ursula K.Heiser) 、穆克杰 (Upamanyu Pablo Mukherjee) 、尼克森 (Rob
Nixon) 、德龙格雷与汉德雷 (Elizabeth DeLoughrey and George Handley)



THEORY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Vibrant Matter by Jane Bennett

充满活力的物

BEIJING ART AND TECHNOLOGY BIENNALE .15.JUNE.2020



[vital force]

通过对普通事物和包括干细胞，鱼油，电，金属和垃圾在内的物理现象的深入讨论，研究了重要唯物主义的政治和理论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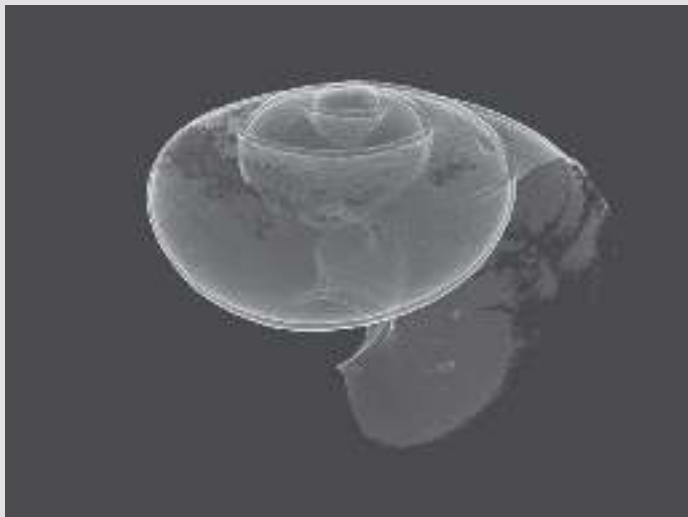


FIGURE 5.2. Video still from an X-ray micro-CT of a shelled pteropod *Limacina helicina antarctica*. Image courtesy of Tim Senden an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T Lab.

the apocalyptic.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digital landscape in which ocean creatures are posed in highly aesthetic ways, by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scientists, and popular media, the shells take up their place in the virtual gallery of aesthetic marine pleasures, haunted by the missing fleshy life.⁷³ To say they call us to contemplate our own “shells”—or bodily and psychic boundaries—on acid suggests something akin to a psychedelic experience. The spiral shell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spinning around in the video versions, do, in fact, suggest the spiral as the icon of altered states. This mode of engagement, this type of attention, often involves a “dissolu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outside world,” as Wikipedia tells us: “Some psychological effects may include an experience of radiant colors, objects and surfaces appearing to ripple or ‘breathe,’ colored patterns behind the closed eyelids (eidetic imagery), an altered sense of time (time seems to be stretching, repeating itself, changing speed or stopping), crawling geometric patterns overlaying walls and other objects, morphing objects, a sense that one’s thoughts are spiraling into themselves, loss of a sense of identity



能。我们表面上接受了20世纪社会科学家传统自由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在被认定不相容的领域——自然与文化之间以及与它们有关的知识形式之间,保持着深厚而且必要的分歧。我们已经让国家政体理论以这样一种方式割裂开来,那就是自然知识被秘密地重新并入社会控制技能中,而不是被转变成解放的科学。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变得反自然,从而挑战我们对自然对象地位的传统任务,如此一来,使生命科学不受女权主义的影响。^①我们赋予科学神圣的角色,一个人类创造的对象,却忘记了创造科学中的自身角色,不再对满足社会与群体需要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辩证作用做出反应。我们以两种互补的方式,固执地把科学崇尚为物神:(1)全盘否定科学和技术的学科,完全脱离自然科学来发展女性社会理论;(2)认为“自然”是我们的敌人,必须控制我们的“自然”躯体(通过生物医学科学提供的技术),不惜一切代价进入自由的(激进的)政治经济理论家——而非我们自身——所定义的神圣的文化政体王国。马克思清楚地阐明了这种文化国家政体:将所有人 与物重新变成商品的市场。

一个具体的例子能够解释我所认定的危险误解,这个例子将我们带回到政治性与生理性相结合这一点上来。在《文明与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弗洛伊德(Freud)(1962)发展了一种国家政体理论,将人类的社会发展建立在不断进步的统治自然上,尤其是人类的性。性,既是危险的,也是自然的,这是弗洛伊德思想体系的中心。他的思想并不是首次提出的,而是重复了作为生理

^① 见 Ortner(1974)和 de Beauvoir(1952)。

来自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奥特纳(Ortner)和来自存在主义的德·波伏娃(de Beauvoir)都用自然—文化分裂的意识形态来支配其女权主义的分析。麦克马克(MacCormack)(1977)利用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66, 1973)的理论来挑战自然—文化区分。麦克马克对塞拉利昂女性桑德联谊会的分析强调了女性为自身而进行的集体构建,这一构建在国家政体中体现了积极作用。麦克马克的有机主义和功能主义框架需要批判性关注。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

[美] 唐娜·哈拉维 著
陈 静 吴文涛 译

东南大学出版社
· 苏州 ·

Can we reimagine life and ecology from a germ-centric perspective

以病菌为中心的角度重新想象生命

人性是一种跨物种间的关系。”

——安娜·秦 (Anna Tsing, 美国人类学家)

我们的工作室关系网络分散在城市各处和世界各地——被迫进入停滞、孤立，也无法在单一的空间里清晰实现。相比以往，我们愈发念及人类和人类以外的互相依存的网络，这些网络以我们无法会意的方式将我们持续联系在一起。

在我们离开子宫之前，我们的生理属性就已经与多物种的社会和自然生态、成规与戒律，以及各种上下文纠缠在了一起。我们塑造了我们对环境的保育和消耗，后者反过来也塑造了我们。我们与其他生物共处的结果、途径和时机是什么？谁能得以生存，谁又将死亡，谁是为这生与死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存在与演变是一项艰巨和岌岌可危的征程——这个世界处处洪流，无处安定，而一切又皆有可能。

#身体和边界往多个不确定的方向泄露。病毒可以穿透细胞膜，在器官之间，在海洋之间传播，它违背了一个观念，即身体、物种和领土是可以自足的。这病毒解构了类别之间的界限，无论是本体论的、认知论的、伦理的还是物质的——它证明了，所有这些知识和物质体之间都会无可避免地互相泄露和流动。这种不稳定、多样、不可估计的性质，还有最重要的，那就是泄露，它们与传统的医学模型相矛盾。在后者中，身体只不过是疾病进行客观干预的场所。泄露的身体既抗拒病理学检查也抗拒正常化，它需要对整个人，对构成这个人和他（健康地）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系统进行整体关注。

资料来源：“泄露的身体和界限——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生物）伦理”，马格利特·希尔德里克 (Margrit Shildrick, 性别学者)

#装配妥当的生态系统有哪些被忽略的后果？那些被拼接进去的有机、微生物和工业元素，都在强调人类生产与消耗的印迹是如何改变了生态系统。具有不同进化轨迹的生物组织和材料被引入到新的“人造”景观中，并往往与破坏性的生态后果相伴。自然与合成生态之间的这种模糊性，以及人类为了自己所做出的商业化的纯“自然”观念，二者截然相反。

#“脱离肉体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疾病。”——西塞尔·托拉斯 (Sissel Tolaas, 挪威艺术家) 嗅觉丧失据称是新冠肺炎的症状之一。嗅觉是最古老、最深的感官，但是它往往被排在各种感官顺序最次要的位置。康德从审美中排除了嗅觉，他认为嗅觉离身体和感官欲望太近，因此人无法凭嗅觉进行不受私欲影响的判断。



#每一种生命体都会与微生物相遇，又为微生物提供了寄托，生命体与微生物处于复杂的生态平衡关系之中。病毒或许构成了地球上最丰富的生物实体，但是人类对它们又知之甚少。尤其是那些互利共生的病毒，它们提高了宿主的机能，并已经与我们相伴了很久，这类病毒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隐形的”，它们几乎被完全忽略了。

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认识到我们自身的“病毒群”（所有生存在宿主身体内外的病毒）和“病毒组”（病毒群的基因）在生态和免疫学上的重要性。病毒在整个微生物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但是被低估了的角色。远古病毒的共同进化，以及许多生存在人类身体内外的良性的、互利共生的病毒，它们是很大一部分人类DNA的来源。

资料来源：“互利共生病毒和生命的异质性”，托马斯·普拉德乌（Thomas Pradeu，生物哲学家）

#当工业和生产永不停歇的节拍停下时，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新型增长？

寻求日光的动物有的已经转而在夜间行动，目的是避开人类。许多物种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干扰了经历多个代系才进化出的生态动力学。当曲线变平，烟雾沉降，齿轮停转，生物体会重回它们日光下的领地吗？精神分裂症式的昼夜节律在工厂模式之外找到了一种放任的逻辑。时间变慢，睡眠丧失，睡眠恢复。

资料来源：“人类干扰对野生生物夜行性的影响”，《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

#肠道细菌参与了意识活动。“E. chromi”是由艺术家、设计师和科学家共同发起的在新合成生物领域中的一项早期合作。2009年，七名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在夏天的时候使用基因工程技术使细菌分泌出各种肉眼可见的彩色色素。“便类册”是一个具有推测性的项目，这个项目对“E. chromi”细菌用于廉价的、个人化的疾病监测作用进行想象。经工程处理过的细菌被注入酸奶，饮用后，这些细菌就会定居在我们的肠道中，从而持续监控各类疾病的化学标记。

#免疫中枢具有分散式智能，它可以协调自我和非我。我们如何定义那些存在于颅骨范式以外的智能？免疫系统是一个迷人的、分散的、机动的、循环的系统，它在细胞层面进行学习和指导。它具有记忆，有些记忆与我们相伴终生，有些则每二十年、每十二年更新一次，每六年强化一次。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成为异种生物的宿主，那些被我们请进体内的异种生物会在这里繁殖生长，它们构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但又并不属于我们自身，它们是一种与我们共生的非我，我们完全无法离开它们。免疫中枢可以通过记忆辨别哪些是友善的，哪些是应该容忍的，哪些是学习的对象，哪些应该吸收而非排斥。

资料来源：“质疑颅骨范式”，卡洛琳·琼斯（Caroline Jones，艺术史学家）

#我们可以从以病菌为中心的角度来重新想象生命和生态吗？我们不认为病毒具有生命。它们无法自行代谢或者繁殖，但是病毒是最重要的一类生态行为者。它们参与了地球上最关键的食物网，它们是海洋中每天近半数微生物的引擎。病毒被视为行星生物地理化学的调节者，控制着生命所依赖的碳、氮和磷循环。

资料来源：“生态病毒”，莫林·A·奥马尔利（Maureen A. O'Malley，微生物、生物与科学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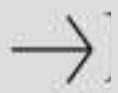
作品的出发点是科技与神性，神性在原始社会中代表跨物种感知的能力，并默认万物有灵，同时期所产生的神话，可被看作人与万物对话的媒介。从万物（我）有灵的时代到如今，神性曾经历过两次降级，一次在农耕文明，人与自然产生了地域性的隔离，终生被限制在一方土地，神话，也逐渐异变成一种失去灵性的权力话语体系，简化为如经书、圣迹、神像、殿堂等要素，想象力被压缩，部分神话留存在志怪传说中。第二次降级的原因是科学和资本成为新神话，想象被科学理论限制，自然可被交易并预设为没有灵性的抽象之物，人类用物质的丰裕，来同自然交换神灵的埋没。两次降级之后，技术似乎为神性的回归提供了路径，非生命的物质互联：以电磁波、光波、引力、量子等为载体的万物感应，使得人类重新获得了部分神性。技术能够植入到所有自然和人工产品之中，并通过提升万物的灵性，来反向激发人类的通灵能力，即利用“物的反身性”来创造神性。作品试图建构一个有关万物的新叙事，人可以与动物、植物和无机物对话的接口。让新的虚构界面，更加符合物性，也更加符合人性。Technology – Spirituality *

AS A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FACTOR, "NON-LIVING" VIRUSES INDICATE THAT WE NEED A DIFFERENT VIEW OF LIFE,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UNIVERSAL "LIFE" FROM INDIVIDUAL ORGANISMS. THEREFORE









神性

神话=人与万物对话的媒介
神性=跨物种感知能力

农耕文明：地域性和自然隔离

神话，也逐渐异变成为一种失去灵性的权力话语体系如经书、圣迹、神像、殿堂。艺术成为少数人的艺术

科学和资本成为新万物神话

想象力被科学理论限制，自然被交易并预设为没有灵性的抽象之物。人类用物质的丰裕，来同自然交换神灵的埋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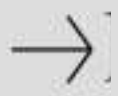
技术通过物的反身性来唤起神性

非生命物质互联：以电磁波、光波、引力、量子等为载体的万物感应，使得人类重新获得了部分神性。技术可以植入到所有自然和人工产品之中，并通过提升万物的灵性，来反向激发和提升人类的通灵能力。

技术

自然

建构一个有关万物的新叙事，人可以与动物、植物和无机物对话的接口。新的虚构界面，更加符合物性，也更加符合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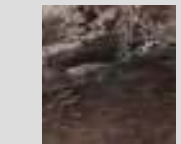


Technology - Spirituality *



衣藻属 编辑 讨论

衣藻属 (Chlamydomonas), 是绿藻下的一个属。他们都是带有鞭毛的单细胞生物。衣藻通常被分子生物学视为一种标准的模式生物, 被长期、反复的作为研究材料, 研究核酸和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功能、形态结构特征及其重要性和规律性。因为衣藻体内有离子通道, 其可以直接被光线产生光敏反应, 比如ChR2 (channelrhodopsin)。



假单胞菌 编辑

本词条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审核。

假单胞菌为直或稍弯的革兰氏阴性杆菌, 是无核细菌, 以极生鞭毛运动, 不形成芽孢, 化能有机营养, 严格好氧, 呼吸代谢, 从不发酵。有些株产生荧光色素或(和)红、蓝、黄、绿等水溶性色素^[1]。氧化酶和触酶均为阳性(除少数菌株外)^[1]。蓝绿色或荧光色菌落, 有生姜味。^[2]

